

諸大家
批評

呂選八家古文

掃葉山房
發行



諸大家
批評
呂選八家古文

歐陽文

本論中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孛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惠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

東萊云。既譬喻立綱目。

古
文
青
選
歐陽文
一
上海掃葉山房校印

此段氣質之喻

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可

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

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

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

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

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

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

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

猶懼其未也。必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

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

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

有維持天下之道精密如此

東萊云說自古以來自

文勢舒緩不迫

東萊云結得有力勾勾上生下

諱不嫌繁惡不嫌複

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

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

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

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

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

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

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鬼狩婚姻喪祭鄉射之

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

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

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

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歐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

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粲然而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

東萊云此數句繳上前意

此段氣虛之喻

相應

節節相應

以下轉到治病之法過渡泯然無痕

作兩層轉

茅云暗指昌黎輩

歐陽文
上海歸善山房校印

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

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

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

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

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

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

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

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

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為之屈使

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水不濁
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皆藏在裡面了呂東萊
孟子云楊墨之害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即如公說所謂修本以勝之
者也只是未病時調護之法若邪氣已入腠理不施攻療而但培補
之可乎歐公此論也只如羣醫束手另換出一法來然其文甚高古

證佐看定

只以淺者明之得運重之法

收無處滴

渾然天成，不露圭角。後來南豐學之，便有迹。

原弊論

總冒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

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為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為吏者不然。簿書聽

篇中用古今字從原道來

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財用之為急，不知

務農即通篇闕目作兩層說

務農為先者，是末原為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

務農之方也。古之為政者，上下相依，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

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三代之法皆

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收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

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

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

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

秣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為餓殍此甚可歎也夫三代之為國公卿士庶之祿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為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非徒不勤農又為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為節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

易知請試言之此處似有脫句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老死今盡而

此貼務農

此兩句貼節

畧其頭然者

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戰鬪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輒敗。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鬪戰。惟耗農民為之可也。奈何有為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為廩兵。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爭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為兵。則恐為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為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為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

此段轉折最緊湊

僧兵之所以異者兵尚有一取耳

又合僧言之變化

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戶，其餘皆出產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畝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稅賦者一戶，盡力而輸一戶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

詳志貧民受兼井之苦亦從鼎彙中詩脫出

段落長短詳畧錯綜

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為大役少者為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

盡眾弊

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夫此三弊是

其大端又有奇衰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為僭侈之費

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歛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

眾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富且貴者化粗糲為精善是一人常食

五人之食也為兵者養父子妻子而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

食也為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

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何謂不量民力

以為節方今量國用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

用量入以為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

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有和糴之粟有入

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權有征制而不足則

有司屢變其法以爭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為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夫井田按結所以救災之法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為計者莫若就民而為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此與本論皆昌黎原道之羽翼而原弊立論尤有依據締構處亦整而不板

朋黨論

謝云此二句是一篇正主意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

二句且平放

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

發揮

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

偽字下得好

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

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

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

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

結束有力

以下應叙與三治亂之理

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

說妙

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

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

點次錯落

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
 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
 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
 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
 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提起力為洗斧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
 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
 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
用意開悟世主與起處自相照應
 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
 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
真朋多益善
 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謝云只二句結絕妙

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呂東萊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
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
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
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
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此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時公在院也
謝疊山議論酣恣唐荆川
前後兩段結束前段立論大旨已極分曉後段又以興亡治亂之迹
反覆推說庶以覺悟世主其言真龜鑑也立體既方正用筆却能參
伍入妙

縱囚論

起西句便單定

再進一步以設難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
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幸苟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
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
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
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
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注意

就敘事即下斷以設難在前也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

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

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

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也哉不

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

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

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

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

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從不近人情意說入而以求此名一語為破的篇中窮人情究事理

幾於隻字不可移易
論江淮官吏劄子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乃聞議者猶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納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橫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怨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內攻其壞之者誰哉先言以前積弊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

曲說

必然之勢

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宋朝用法大寬故弱然自有一番曲說托於惇大其所由來漸矣是篇力破之。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措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